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唐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得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不以年次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於昌黎雖有編年而詩或從略嗣是注韓詩者輩出而呂大防程俱洪興祖方崧卿各譔年譜樊汝霖又作年譜注　國朝顧氏嗣立參考新舊兩書取諸家之譜增訂訛畧閱者便之然以詩繫年與諸家不無小異舛訛亦時有而轉注故實尤多所未備夫知人論世當細覈其迴翔中外仕路升沉與夫藩鎮宦豎朋黨紛乘之故乃可句櫛字梳年經月緯而無忒朱子於韓集用功最深考異一書學者尚有疑竇後世可率臆而為之說歟吾友方扶南先生譔昌黎編年詩注博極羣書詳考事實大抵

援新舊兩書以正諸家之誤援行狀墓誌以正兩史之誤俾讀者顯顯然如與籍湜輩親登其堂斯眞昌黎之功臣也已扶南老矣將售是書以爲買山計余旣歸其貲且付剞劂扶南學問浩博然未免有貪多之病其注之重複者(如湯湯字首卷古風旣注堯典二卷龍宮灘詩復注之類)習見者(如淄磷以論語注不能以孟子注之類)以詩注復以賦注者(如絲竹字旣以蘇武詩注復以任昉賦注之類)不須注者(如浩浩悠悠開卷低頭之類)盡删之訛舛者(如魏都賦肅肅階闢作蕭蕭階闥後漢書輜軿柴轂作輜軿紫轂之類)更正之不知扶南以爲何如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六月德州盧見曾

序

序

唐詩之有可箋注者莫如杜韓二家杜有千家注韓有五百家注皆宋人所裒集廣收博采用力勤矣然其說多有不當辭而闢之者已歷有之杜千家注姑不論韓五百家注自朱子考異出而遂廢考異之後又有不著姓名者宗朱子而廣之明季東吳徐氏刊以行世世所稱東雅堂本其書甚當顧辨注者多而箋事者少凡朱子指爲有爲而作未及細箋者亦遂無所發明嗟乎朱子之意安知其不望後人耶觀於尚書不自注而屬西山可類推也明人蔣處士之翹近時顧庶常嗣立繼有增注其於箋亦皆未詳注而不箋則非子夏三

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之義夫以意逆志須精思知人論世必詳考善哉司馬遷之言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求是此詳考之謂也深思始可箋注求是則必編年不得其時而漫爲箋注知其意求其是也難韓詩本有年月可尋編者增李漢又公門人必得公次第本意其中閒有小舛亦或公隨手所錄如杜過張隱居二首一七律一五律語氣分明兩時杜彙之而宗武仍之李漢編韓亦或此例耶然有詩在後而編在前讀之易知者如元和聖德詩事在元和二年而今以壓卷此非舛誤蓋題目重大非前不可時事又著明詩

中無庸箋而年可考今非韓之時變而移置元和二年以順編年之例易易耳其有年未明編遂誤箋說者如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乃憫其謫出遠州以規諷擠之者事在穆宗長慶之初時宗閔有令名無敗行韓公素與交好又嘗同爲裴度幕官故有此詩詩之結語不平可見今箋者以爲刺之蓋因文宗三年宗閔爲相黨局始興七年復相穢跡大著君子不黨詩必刺之而不考韓公歿於長慶四年其時相去甚遠且隔敬宗一朝何由而預知其非早爲譏刺之詩乎此大謬也又有年已明編猶誤箋注者如效玉川子月蝕詩盧開手便書元和庚寅韓詩亦書新天子卽位五年是爲王承宗

不庭之時時從裴度言用兵詔四面行營討之諸將畏怯逗遛不前以故詩中以東西南北星丈比而刺之箋者不審明書之五年爲承宗時乃以元和十二年暴崩於中官之手當之又大謬也大者如此細者必多年不重編詩終多晦今一一考諸史証諸集參諸旁見側出之書以詳其時以箋其事以辨諸家之說敢自謂知其意得其是乎聊出而就正於世之好學深思篤志好古以上通孟子之說詩者或有取於一知半解而論去其大謬斯余之厚望也夫桐城方世舉謹序

凡例

一李漢原編十卷今合諸本以及外集拾遺編十二卷

一目錄彙次從來在前簡帙徒多無關尋檢杜白之集可見今既編年以每年之目領每年之詩分別每卷乃易檢閱

一注爲前人已有者悉依考異及東雅本仍著某云其東雅堂不著名者於云字上空一字如顧本例其爲愚見則書曰按

一凡注引古只當取最古最前之書然亦有後世承用而小異者義無戾於古書字有關於本文今輙增之備參考也

一箋凡說一詩之旨者系於題後凡辨一句一字之是非者

系於句下皆有按字

一奇奇怪怪不主故常公自道也舊本收遺詩中有嘲鼾睡二首宋人以公不信佛詩中用内典必非此見非也嘲者爲僧有何不可公雖不宗佛教安見不泛閱佛書朱子集中亦有晨起誦佛經小五古一首古人凡書不遺也二詩奇崛古奥三唐中無此一手同時孟郊盧仝亦最好奇孟有其疑鍊而不能舒長盧有其舒長而不能疑鍊周紫芝指爲僞作此寡見多怪之論也今訂爲真

一有載在李漢原編而實非公作者凡二排律一和李逢吉攝事南郊一和杜元穎太清宫紀事陳誠上李逢吉其稱

老子道過禹稷其頌逢吉不啻杜房誣累韓公甚矣今特辨之箋有長言例不多及

一有自來諸本未經訂正之字句而必不可不辨者如答張徹詩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舊注相因皆以抗爲陸丁爲公孫丁殊不思上下文氣何取乎對壘之羊祜陸抗交綏之尹公公孫丁也師友故事多矣用此了無關涉今訂爲虛字抗乃抗禮之抗丁乃當也言我以子爲友子謙讓不敢抗禮子以我爲師我又慚愧不敢當也此一定之文理也

一舊本韓集前皆未列年譜近日顧本有之以爲增訂洪氏

方氏年譜而不知元豐閒之呂大防崇寧閒之程俱皆有之皆宋人皆可取紛紛收入甚苦繁冗今約而編年則每年之時事出處皆系於每卷目錄之下逐卷瞭然年譜可以不用並新舊二史本傳亦不必列前矣凡讀書者寧不知之

舊唐書本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新唐書】鄧州南陽人【朱子考異云】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書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書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方崧卿增考年譜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乃女拏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詳此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而新書鄧州之誤斷可識矣

父仲卿無名位【新書】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即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新書】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鞠之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新書】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新書】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愈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

陵府掾曹〔新書〕改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

郎〔新書〕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公神道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時

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

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

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

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

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喩曰國子先生晨入

太學名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

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

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

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
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
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
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
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
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
資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
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

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新書〕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云云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新書〕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公墓志云〕公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公行狀云〕公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

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閒道以入必擒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又云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

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

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
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
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
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推闡聖明以究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
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
入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
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

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
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
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
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閒一日出疏以示宰臣

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寛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

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尅不綱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

孫如故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
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
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
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纍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
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
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
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
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
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

曰愈終大狂疎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

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鎭州殺田宏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鎭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新書）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書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

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勑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為兵部侍郎愈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

墓志云長慶四年十二月丙子薨明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宏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隷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新書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奬仁義爲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新書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嫁嫂鄭喪爲服朞以報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

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書〕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别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行狀〕云有

集四十卷小集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二目錄

芍藥歌
出門
北極一首贈李觀
落葉一首送陳羽
岐山下一首
謝自然詩
華山女
馬厭穀
苦寒歌

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
孟生詩
利劒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
答孟郊
古風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忽忽
汴州亂二首

贈河陽李大夫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贈張徐州莫辭酒
齪齪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雉帶箭
嗟哉董生行
鳴雁
駑驥
贈族姪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歸彭城

幽懷

贈鄭兵曹

卷一凡三十五首起少時作迄登第後佐董晉於汴佐張建封於徐諸詩其貞元八年登第試帖爲明水賦御溝新柳詩不貳過論集中今惟載論其賦尚見外集惟御溝新柳詩無所見今不入目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　桐城方世舉扶南考訂

芍藥歌　一本作王司馬紅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蕋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温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睎紅綠窗磨徧青銅鏡一樽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不屬黃鍾家　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鍾按黃鍾宮音宮者君也句言不屬當謂王司馬本為朝士以不得於君出為司馬其用之芍藥者埤雅釋草芍藥榮於仲冬華於孟夏　習　晉書王恭語王忱丈人不習恭溫嶠論陶侃侯狗我所習皆謂深知熟習也　君子　謂王司馬　霜刀　杜甫詩褰子左右揮霜刀　天女　史記

（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　婢子（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　青銅鏡（辛延年詩）遺我青銅鏡　楚狂小子建中貞元閒公避地江漬在古爲楚地故用接輿歌鳳語意以爲王司馬歎其德衰也結意與不屬黃鍾語相應

按王伯大云此詩恐是公少作此說是也又云据公與邢尚書書自稱七歲而讀書十二而能文此篇才情縱逸瓌奇溢目此語亦是又云見夫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凡木之匹儔可比德於君子而非兒女所能彷彿其自命固已不凡是則誤解按何事低頭學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馬其婢子以下語乃刺軟美逢時者以爲王司馬寫憤與自命何與哉一樽以下結賞花耳

出門（易同人卦）出門同人（又隨卦）出門交有功按公年十九始來京師此詩語氣係未第時作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

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我欺

長安〔三輔黃圖〕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注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於此未夷〔北史劉炫傳〕世故未夷夷平也

北極一首贈李觀〔列子湯問篇〕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按〔新唐書李觀傳〕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又按〔科名記〕是年陸贄主司愈與觀同登進士詩正其時上邢君牙書云二十有五而擢第與詩語合又按〔新唐書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沉鱗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所尚茍同趨賢愚豈異

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南溟（莊子逍遙遊）南溟者天池也　沈鱗（抱朴子勗學篇）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風雲會（班固答賓戲）彼皆躡風雲之會　一身（蘇武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疾如神（易繫辭）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西京（三輔黃圖）漢高祖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新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　金石（阮籍詩）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兒女態（後漢書來歙傳）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憔悴（屈原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耶

落葉一首送陳羽　陳羽江東人登貞元進士第歷官樂宮尉佐（漢武帝落葉哀蟬曲）落葉依于重扃以起句落葉二字命題仿三百篇與前北極同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斷蓬司馬彪詩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邂逅詩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今少年別沈約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此詩蓋翻其語

按䟽云晚唐人律詩如此入古體覺別自有致此誤因舊編云然此即五律孟郊集亦有五律而後人誤同古詩殊不辨音節

岐山下一首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碣卭揭切又去謁切來岐山下日暮邊鴻驚丹穴五色羽其名曰鳳皇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烏皎切一作窈窕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千載閟其光吾君亦勤理遲去聲爾一來翔

按此篇亦有分二首者非

揭來說文揭去也曾子歸耕操揭來歸耕歷山盤兮岐山下詩緜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水經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新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扶風郡岐山縣有岐山屬關內道丹穴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鳴高岡詩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和聲左傳鳳皇于飛和鳴鏘鏘又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祥風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窅窕說文窅深目也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按窅窕亦相近可通然與窕字相連宜作窈窕以詩經為正遲爾後漢書章帝紀朕思遲直士注遲猶希望也來翔魏志管寧傳振翼遐裔翩然來翔

按宋人程俱編年譜公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此詩題岐山下正其時也非汎汎作朱子亦訂為至鳳翔時

謝自然詩太平廣記謝自然孝廉謝寰女集仙錄謝自然居果州南充縣年十四修道不食藥室于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時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亙一川天

樂與香散漫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白帖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大方山頂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編于開元觀授紫虛寶經于金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四壖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于金泉道場有雲氣遮匝一山散漫彌久仙去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音呆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身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丑知切魅音媚恍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暫明滅五色光屬之欲切聯觀者徒傾駭躑音擲躅蜀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茫茫八紘音宏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平聲驅車領官吏甿同氓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蛻音脫

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魍魎音罔兩莫逢旃邅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音蠻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于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

果州南充縣 舊唐書地理志果州隋巴西郡之南充縣武德四年割隆州之南充相如二縣置因果山

為名天寶元年為南充郡乾元元年復為果州領南充縣屬劍南道

童騃 廣雅釋詁僮騃癡也

慈愛捐 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毋氏驚其心娣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終古恩愛于今仳別矣

凝心 齊書劉虬傳退不凝心出累非家閒樹下之節

雲霧生 郭璞遊仙詩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齊書劉虬傳正晝有白雲徘回檐戶之內又有香氣磬聲

傾駭 史記大宛傳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

輕舉 屈原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逝

八紘 淮南子墬形訓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

無由緣 曹植與吳質書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吡俗 南史王訓傳訓作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吡俗又虞玩之傳自項吡代巧僞

蛻蟬 王褒九懷濟江海兮蛻蟬神仙傳王方平過吳教蔡經屍解經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惟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

象物 左傳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

秦皇漢武 沈約遊道士館詩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連連 莊子駢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

木石 魯語孔子曰木石之怪曰夔魍魎

狐狸 晉書郭璞傳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

著羽衣就淫之谷遂有娠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𨺗上疏曰任谷所言妖異無有因由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採臣言即特遣谷出

空文　鹽鐵論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

盡性命　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物遷　書君陳因物有遷齊語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棄身　阮籍詩輕蕩易恍忽飄飄棄其身

華山女　此詩事無可考姑以類附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閙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妝拭面著冠帔坡義切白咽音烟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音貫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

暗相報訇音轟然振動如雷霆埽除衆寺人跡絶驊騮塞路連
輜楚持切軿音餅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
穿去聲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
師顔形玉皇頷胡感切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
豈知道來繞百帀子答切聊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
深金井仙梯難扳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佛經魏書釋老志劉歆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
未曾紀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
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漢明帝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
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得佛經四十二章隋
書經籍志佛經者西域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
牟尼所說撞鐘左傳撞鐘舞女吹螺南史婆利國傳其導從吹螺擊鼓法顯佛國記那竭國有精舍每日

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 罪福 何承天答宗居士書有道含沙門相為說罪福起滅之驗 洛陽伽藍記人死有罪福 李邕晉光寺碑構之者罪花雕落信之者福種萌生 狎恰 方云狎恰唐人語白樂天櫻桃詩洽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恰似非是 黃衣道士 唐六典凡道士女道士衣服皆以木蘭青碧皂荊黃緇之色

仙靈 鮑照詩結友事仙靈 帔 劉熙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 程大昌演繁露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 白咽 易林青牛白咽咽呼我俱田 長眉 司馬相如上林賦長眉連娟 昇座 梁書武帝紀高祖升法座為四部眾說大涅盤經義 北史劉焯傳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真訣 隋書經籍志陶宏景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 觀 樓觀本記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 扃 蔡琰詩夜悠長兮禁門扃 左思魏都賦肅肅階闕重門再扃 訇 張衡東京賦旁震八鄙砰礚隱訇 如雷霆 詩常武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驊騮 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

絲斗輜軿劉熙釋名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後漢書袁紹傳輜軿柴轂填接街陌神仙傳采女少得道殷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石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抽釵脫釧釋寶月詩拔儼頭上釵梁簡文帝詩開函脫寶劍南史扶南國傳簡文帝設無礙大會王后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珠寶充積解環佩列女傳衛姬脫簪珥解環佩青熒揚雄羽獵賦玉石嶜崟眩曜青熒善注青熒光明貌天門屈原九歌廣開今天門六宮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顏形蔡琰詩頓復起今毀顏形領首左傳逆於門者領之而已乘龍駕鶴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馭飛龍何劭遊仙詩連翩御飛鶴青冥屈原九章據青冥而攄虹豪家梁簡文帝七勵五陵金穴六郡豪家雲窗霧閣後漢書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揚雄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金屛傅縡詩翠帳金屛玳瑁牀青鳥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曰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

按捫蝨新話退之嘗有詩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汝巢神山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

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此說甚非所謂以詞害意也朱子曰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眞以神仙處之或是爲得之

馬厭穀（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莫對燕相曰嘻亦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裋褐不完而君之臺觀幃幰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土被文繡兮士無裋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糠籺史記陳丞相世家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土被文繡前漢書賈誼傳庶民墻屋被文繡三輔黃圖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裋褐列子力命篇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前漢書賈誼傳貧者裋褐不完師古注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失志揚雄逐貧賦惆悵失志按此三上宰相書不報時作全用燕相語事左傳季文子相君三世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皆命意所在下苦寒歌同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冰食葛製神所憐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

黃昏屈原九章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淮南天文訓薄於虞淵是謂黃昏夜半甯戚飯牛歌從

昏飯牛薄夜半

陽春 宋玉九辯 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重裘 魏志王昶傳 救寒無若重裘

兼味 穀梁傳 君食不兼味

大賢 易鼎卦 大亨以養聖賢

冰食 魏武帝苦寒行 斧冰持作糜

葛製 南史任昉傳 昉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

暄風 王融詩 暄風多有趣

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

新唐書孟郊傳 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按公撰貞曜先生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此蓋相遇於長安而作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文史 晉書張華傳 家無餘財惟有文史

高門 史記騶奭傳 齊王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笙竽 左思詩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榮悴 潘岳閑居賦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按郊集有長安羇旅行云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惟舊貧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又長安道云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高閣何人家笙簧正喧吸此詩云貧富各有徒蓋以郊有怨誹之言故以此廣其意

孟生詩 云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以其下第送之謂張建封於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他日爲執事惜之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音杳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去聲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朅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

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音區欽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採蘭起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修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衆丱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碪

江海士莊子刻意篇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古心按郊詩有云詩老失古心至今寒嵦嵦即用其字也　古猶今列子楊朱篇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韓詩外傳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　咸池樂記

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屈原遠遊張樂咸池奏承雲兮注咸池堯樂

騎驢 後漢書向栩傳少爲諸生卓詭不倫或騎驢入市

京國 江淹詩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

薰風琴 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沉沉 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

百夫牧 書誓千夫長百夫長

無籍 古今注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三輔黃圖宮之門闈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新唐書百官志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凡有名者降墨敕勘銅魚墨契然後入

晶光 玉篇晶精光也廣韻晶光也

自任 蔡邕九惟文居處浮澗無以自任

華簪 陶潛詩聊用忘華簪

軒冕 莊子繕性篇爲軒冕肆志

不差參 藝苑雌黃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瓊瓏爲瓏瓊是也漢皐詩話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仿效顧嗣立引胡渭云漢書揚雄傳和氏瓏瓊與清傾嚳嬰成爲韻文選左思雜詩歲莫常慨慷與霜明光翔堂爲韻是瓊瓏慷慨前古已有顛倒押韻者非創自公也按地天坤乾古已然矣元和詩人皆好顛倒如盧仝

有揄揶白居易有摩揣大抵兩字兩義者可兩字一義者不可萍蓬潘岳西征賦萍浮而蓬轉飄桑榆淮南天文訓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曹植詩年在桑榆閒影響不能追侵范蔚宗詩年力互頹侵進士李肇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弊嶇嶔王褒洞簫賦嶇嶔巋崎善注山險峻之貌孤芳顏延之弔屈原文物忌孤芳人諱明潔窮簷按方云簷或作闇考荀子史記子貢傳作闇字為正此說非其所引皆閭閻之窮簷此但謂窮居之屋簷耳採蘭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秦吳梁昭明太子啟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江淹別賦況秦吳兮絕國王云秦長安吳東野所居修阻蔡琰胡笳十八拍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徐方牧詩常武震驚徐方云謂張建封也竹實詩卷阿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泰山滄溟李斯諫逐客書泰山不讓黃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為建封喻言容納賢豪也滯淫晉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戾久將底底著滯淫卞和三獻韓子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王

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左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秋碪按李賀詩他日還轅及秋律謂秋爲試期也律字與此碪字皆便文

利劍（曹植詩）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無徒侶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耿耿（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無邪心（越絕書寶劍篇）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劍六三曰辟邪　無徒侶（前漢書東方朔傳）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何遜詩）合岸喧徒侶　知音（古詩十九首）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劍如雪（魏文帝詩）歐氏寶劍何爲

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讒夫荀卿成相篇讒夫棄之心腐史記荊軻傳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揚雄太玄其心腐且敗劍鋒折趙國策馬服君曰吳干之劍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決雲莊子說劍篇上決浮雲變化吳越春秋莫耶曰神化之物須人而成干將曰昔吾師鑄劍夫妻俱入冶爐中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黃泉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陶潛詩重雲閉白日

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嘗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天行易乾卦天行健記月令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無失經紀失度班彪北征賦夫何陰曀之

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氣**〔賈誼旱雲賦〕陰氣辟而留滯**咨怨**〔書冏命〕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寧康**〔前漢書敘傳〕民用寧康**職所當**〔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當**藜羹**〔莊子讓王篇〕藜羹不糝**肉食**〔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說苑〕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對曰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乎**幽桂**〔淮南小山招隱詩〕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大運**〔史記天官書〕其發見固有大運**鸞鳳**〔廣雅釋鳥〕鸞鳥鳳皇屬也〔埤雅釋鳥〕說文云鸞赤神靈之精也鳴中五音一曰青鳳爲鸞**高翔**〔賈誼惜誓〕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

〔韓云〕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並詩以送之〔序云〕今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然後爲之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

飲餞於青門之外命其
屬咸作詩以鋪繹之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鋩寒曉日驅
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羌池汴水（新唐書宦者傳）劉貞亮本名俱文珍性忠彊識
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變被執且西俄
而得歸出監宣武軍羌池
謂在瑊軍汴水謂在晉軍
沖天（屈原九歌）高
馳兮沖天
鵬翅闊（莊子逍遥
遊）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劍鋩寒（魏文帝詩）越氏鑄
寶劍出匣吐寒芒
忠孝（漢書王尊傳）尊遷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坂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
尊為忠臣（晉書潘京傳）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
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版荅曰今為忠臣不
得復為孝子（世說）桓公入峽歎曰
既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如何
按此詩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也樊汝霖曾有
此說然公奉董晉之命而作序文甚明非出已意況唐書

本傳稱其性忠强識義理則其人或不必拒

答孟郊（王云）東野集有汴州別韓愈詩此詩未見贈答之旨但名聲暫羶腥句似指郊得第以後按郊擢第即東歸此在汴所答也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七慮切）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熬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拏（女加切）閒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五巧切）

覷（廣雅釋詁）覷視也　餘酒肉（史記霍去病傳）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　春思亂（鮑照詩）秋心不可盪春思亂如麻　攪（詩何人斯）祇攪我心　夜諷（吳越春秋）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　羶腥（莊子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腸肚（釋名）腸暢也通暢胃氣去滓穢也（廣韻）肚腹肚　煎

燺（廣雅釋詁煎燺曝也爾雅釋草郭璞注稀首可以燺蠶蛹）鞭（　云鞭字蓋用莊子從其後而鞭之）抝（張衡渾天儀抝去其半）縮爪（古諺將奮者足踢將噬者爪縮）誰扶（論語顛而不扶）敧（賈誼論積貯疏易子而敧其骨說文敧齧骨也）

古風（樊云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不下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云顧嗣立曰胡渭云幸時不用兵此必貞元十四年以前作十五年則吳少誠反而大發諸道兵以討之矣）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感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音商）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蹙（詩節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去汝（詩碩鼠逝將去汝適彼樂上）違（論語棄而違之違避去也）

湯湯〔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 曷其而歸〔書五子之歌〕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聊樂一日

〔詩山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新唐書楊凝傳〕凝字懋功宏農人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為判官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閭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云〕公時與同佐董晉幕凝自汴朝正於京以詩送時貞元十四年十二月

天星牢落雞喔咿音握伊 僕夫起餐車載脂 正當窮冬寒未已 借問君子行安之 會朝元正無不至 受命上宰須及期 侍從近臣有虛位 公今此去歸何時

牢落〔司馬相如上林賦〕牢落陸離爛熳遠遷 喔咿〔屈原卜居〕喔咿嚅唲〔李白雉子班曲〕喔咿振迅欲飛鳴 僕夫〔詩出車〕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載脂〔詩泉水〕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會朝元正〔傳〕休

奕朝會賦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新唐書禮樂志皇帝元正受羣臣朝賀而會前一日有司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又設諸州朝集使位

上宰謝靈運詩上宰奉皇靈

虛位任昉為蕭揚州進士表養素邱園台階虛位

忽忽可漢書司馬遷傳居則忽忽若有所亡王褒傳昔忽忽善忘不樂按舊唐書董晉傳行軍司馬陸長源好更張云為務從刻削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此詩作於晉未死之前蓋逆知亂本之已成而義不可去故其自憂如此以下諸詩皆貞元十五年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音覈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長翮大翼〔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述異記〕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翮山如雲〔莊子逍遙遊〕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乘風〔南史宗慤傳〕叔父少文問其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振奮〔司馬相如上林賦〕振鱗奮翼六合〔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史記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是非得失〔阮籍詩〕是非得失閼馬足相譏理

汴州亂〔王云〕汴州自大歷後多兵董晉卒行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事八日而軍亂殺長源等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逸準使總後務朝廷從之賜名全諒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十五年二詩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天狗史記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其地方千里破軍殺將又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聲如雷後漢書天文志大流星如缶有聲隱隱如雷者兵將怒之徵也健兒古樂府折楊柳歌辭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唐六典兵部郎中條下云天下諸軍有健兒注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開元二十五年勑自今以後諸軍鎮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大馬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鹽鐵論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坐者起乘者下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

贈河陽李大夫按舊注謂李大夫是李芃此詩乃大歷十四年隨嫂歸河陽時作時年十

二引公自言十三能文爲証穿鑿附會其說難通据此日足可惜詩假道經盟津主人願少留云云與詩語無不脗合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三月以河陽三城節度使李芃爲昭義節度使則汴州亂時芃正爲河陽此詩乃贈芃之作無疑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猶（作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衰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劒鋒摧

巢穴（後漢書龐公傳）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兩都 按班固有兩都賦（鮑照詩）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新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三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肅宗元年復爲東都 塵埃（屈原漁父篇）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未報（前漢書劉向傳）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 馬羸（古樂府幽州馬客吟歌辭）

黃禾起羸馬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按舊唐書張籍傳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微之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又按新唐書張籍傳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仕終國子司業舊書云卒於水部非也又按唐中書舍人張洎編次司業集云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渤海公下及第與韓集中吳郡張籍之說合則又非和州人也云籍常為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以下皆在徐州作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

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闢子適及城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邱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鱉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謬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音鈌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闢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

惝怳難爲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嬌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顧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說文詳里切左傳注音凡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潬音但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闘

龍東南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
不逢人角音谷見集韻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隄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僕射南陽公
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
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
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
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
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
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
孟君指東野相府董晉罷相後爲宣武軍節度表公爲觀察推官故曰名屬相府月魄死書武

〔武成〕〔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前漢書律歷志〕死魄朔也

在房 〔記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

百家 〔荀卿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莊子天下篇〕百家往而不返道術將爲天下裂

詭怪 〔何遜詩〕詭怪終不測

披猖 〔屈原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南史褚照傳〕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

長老 〔史記五帝本紀贊〕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少知 〔賈誼治安策〕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純粹 〔易〕純粹精也

衆夫 〔後漢書邊讓傳〕衆夫寂然

夜光 〔蔡邕漢津賦〕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述異記〕南海有明珠可以鑑謂之夜光

州家 〔吳志太史慈傳〕慈仕郡郡奏曹會郡與州有隙州章已去慈晨夜到洛陽取州章截敗之因通郡章州家更有章不復見理由是爲州家所嫉

舉進士 〔新唐書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

選試 〔[illegible]云〕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

對策 〔前漢書蕭望之傳注〕師古曰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章句 〔前漢書揚雄傳〕雄少

而好學不相公王云指工席儀禮鄉飲酒禮設席於樂闋
爲章句　董晉　堂廉東上注工布席也
記文王世子有拜送記鄉飲酒義賓盛名李固遺黃瓊書
司告以樂闋　出主人拜送　盛名之下其實
難高第史記儒林傳一歲皆輒試其高第可爲郎中者
副日太常集奏孫云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
是歲二月晉卒吉語漢書陳湯傳不出惝怳屈原遠遊怊
公薨其喪行　五日當有吉語聞　惝怳而永懷
偃師新唐書地理志偃師畿縣屬河南道按董晉留妻子
本盧鄉人公送喪歸至河中故宿偃師西也
按陳俱云晉薨隨晉喪出四日而汴州丁詩雲漢耗斁下
亂公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　土寧丁我躬爾
雅釋詁嬌女左思有絕乳古樂府前溪歌彭城新唐書地
丁當也　嬌女詩　寧斷嬌兒乳　理志徐州
彭城郡屬河南道孫假道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
云公妻子先往徐州　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左傳華元
曰過我而不盟津史記索隱曰澗岡鮑照詩岡軍門左傳
假道鄙我也　盟古孟字　澗近難分　晉甲
趙穿當顛且僵左傳杜回躓而顛主人云時李芃爲河
軍門呼　漢書行觴寶瑟僵　陽節度主人謂芃

也絲竹蘇武詩絲竹厲清聲轟轟北史李元忠傳轟轟大樂決莊子逍遙遊我決起而飛搶榆枋

十里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灘渾爾雅釋水河有灘又渾沙出注今河中呼水中沙堆

鴻渾舊唐書李光弼傳河陽有中渾城地理通釋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黃河西派貫於三城之閒秋水泛溢時三

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渾屹然如故驚波王粲浮淮賦驚波以高鶩飛合沓鮑照詩瀾漫渾

洞波合沓崿嶂雲轅馬李陵錄別詩轅馬顧悲鳴躑躅易姤卦羸豕孚蹢躅甲午按甲午爲是年

二月乙亥朔甲午二十日也時門左傳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注時門鄭城門也陂澤詩陳

風彼澤之陂傳陂澤障也吾兄洪云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紵卿之子岌皆公從兄百

口列子說符篇利供百口晉書周顗傳王導呼顗曰伯仁以百口累卿南陽公謂張建封也詳見後詩

睢水陽祝云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於符離睢上即此也連延枚乘七發浦伏連延

古注連延相續貌宦遊漢書司馬相如傳王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禹穴史記太史公自序上會稽

採禹尺濤江即浙江越絕書銀濤白馬言潮也風狂方作狂風【朱子曰】方亦強用古韻之過不如只作風狂語勢猶健

【六一詩話】退之工於用韻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洪云】此詩雜用韻又疊用韻【云】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押二光字二城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爲病也

【顧嗣立曰】俞瑒云古庚陽二韻原自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卻非俗說通用轉用之例也其入東韻者桑中之詩亦然少陵飲中八仙歌嘗疊用韻

按此篇用韻全以三百篇爲法如楚茨濟濟蹌蹌一章蹌羊嘗亨將祊明皇饗慶疆是庚陽二韻也瞻彼洛矣末章

決同邦是陽東江三韻也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是庚青二韻旁及侵韻也四章潨宗降崇是東冬江三韻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蓋古韻本然耳至於叠韻亦非始於老杜自老杜以前焦仲卿詩叠用甚多而亦本於三百篇如七月第五章九月在户塞向墐户皆韻也伐木首章用兩聲字正月第三章用兩祿字十月之交第六章用兩向字卷阿末章用兩多字彼皆短篇猶用叠韻至商頌那一章二十二句而連用三聲字爲韻烈祖一章二十二句自既載清酤以下亦用庚陽爲韻凡押二疆字二將字論者讀韓詩則震而驚之讀詩經則習焉弗察何也又按史記龜筴傳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一段凡二十六韻雜用東江陽庚元寒先真諸部間見錯出如歐陽子所謂乍離乍合者是此用韻之祖也洪景伯隷續謂本漢平輿令薛君碑銘亦是但碑爲延熹間文又未必不因史記至叠用韻焦仲卿詩後又有陳思王棄婦詞等篇顧寧人日知錄言之然未言三百篇亦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舊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字本立兗州人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已任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又禮賢下士文人如

許孟容韓愈皆爲之從事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爪牙（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諸葛亮心書）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按公以二月暮至徐此云春雷三月不作響（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吳少誠寇唐州殺監軍掠居民千餘而去未聞建封有請討之舉故以大義動之

齪齪（按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秋七月鄭滑大水公時在徐

齪齪初六切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平聲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音丸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

泥潦不少乾河隄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齪齪【史記貨殖傳】其民齪齪 當世士【漢書司馬遷傳】羞當世之士 汎瀾【馮衍顯志賦】淚汎瀾而雨集 柔指【詩碩人】手如柔荑【劉琨詩】化爲繞指柔 哀彈【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 感激【阮籍詩】感激生憂思 不少乾【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河隄決東郡【史記河渠書】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舊唐書地理志】滑州隋東郡武德元年改爲滑州 驚湍【潘岳詩】驚湍激岩阿 諫諍官【漢書鮑宣傳】何武薦宣爲諫大夫常上書諫爭曰臣官以諫爭爲職 叫閶闔【屈原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注】閶闔天門也 琅玕【書禹貢】厥貢惟璆琳琅玕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王注】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

南故以名篇〔云〕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云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諷之也按張有酬韓校書愈打毬歌即酬此詩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音弗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遥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麤讙呼官切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築場〔詩〕七月九月築場圃此但築馳場也　短垣〔吳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樹赤旗〔新唐書禮樂志〕

凡講武擊鼓舉赤旗為銳陣

結束〔古詩十九首〕何為自結束

分曹〔宋玉招魂〕分曹並進遒相迫些

黃金羈〔吳筠詩〕白馬黃金羈

側身轉臂〔顏嗣立曰〕按曹子建白馬篇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杜詩〕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詩意本此

馬腹〔左傳〕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霹靂〔南史曹景宗傳〕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

如神珠〔王邕內人蹋毬賦〕毬體兮似珠

超遙〔宋玉九辯〕超逍遙兮今焉薄〔廣雅釋詁〕超遙遠也

散漫〔謝惠連雪賦〕其為狀也散漫交錯

揮霍〔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曹植七啓〕凌躍超驤蜿蟬揮霍

發難得巧〔顏嗣立曰〕發難得巧即雉滯箭所謂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是也〔舊注〕難作去聲引張良發八難解大謬

按擊毬亦武事之一劉向別錄蹵鞠兵勢所以陳武事也唐時有毬場憲宗嘗問趙宗儒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此蓋問其軍政不修宗儒不知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之啓齒此唐時武場擊毬之明証也此詩規之似失事宜但此時吳少誠已阻朝命則講武者不止於此故末有殺賊之語若後來裴度平蔡則贈

詩勸其鐘鼓

宗清時矣

雉帶箭 王云此詩公佐張僕射於徐從獵而作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火燒 世說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 出復沒 梁武帝詩出沒看飛翼方本作伏欲沒朱子曰雉出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 盤馬 鄧粲晉記王湛就蟻封盤馬世說杜預之荊州朝士悉祖楊濟不坐而去和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 彎弓 阮籍詩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 勁箭 司馬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 加

詩弋言加之子虛賦雙鶴下玄鶴加決起莊子逍遙遊蜩與鷽鳩笑之曰吾決起而飛搶榆枋仰笑楚國策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踐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五色爾雅釋鳥雉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離披宋玉九辯奄離披此梧楸注離披分散也

嗟哉董生行王云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遊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按送董召南序當在憲宗之世故云明天子在上凡昔時居狗者皆可出而仕矣此詩云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在董生未應舉之時大抵徐州所作徐與壽相近故稔聞其行義如此狗乳一段即公文中記北平王家猫相乳之意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

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去聲出求食雞來哺薄故切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桐柏山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注桐柏山在淮揚之東水遙經淮水出淮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遙 左傳童謠曰遠哉遙遙

泗水 水經泗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北入于淮

壽州 新唐書地理志

壽州壽春郡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領縣五壽春安豐盛唐霍邱霍山屬淮南道

安豐 新唐書地理志安豐緊武德七年省小黃肥陵二縣入焉

刺史 後漢書百官志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問起居 按此三字雖出後漢書岑彭傳而問父母者則自文王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今日安否何如云云與晨昏定省者同其時無起居字而起居之義具在

甘旨 記內則慈以旨甘

不慼慼 漢書揚雄傳不慼慼於貧賤

狗乳 北史孝義傳郭世儁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

哺 漢書東方朔傳聲謷謷者鳥哺鷇也

蟲蟻 史記五帝本紀淳化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魚起反蚍蜉也

傍徨 李陵錄別詩蹇裳路踟躕傍徨不能歸

翼覆 詩生民鳥覆翼之

無與儔 朱子曰上向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句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按雞狗一段形容物類相感其說理本易中孚信及豚魚其行文設色又用史法李廣射虎蘇武牧羝細碎事極為鋪張此所謂人所應有我不必有人所應無我不必無也然其實總在三百篇如我徂東山歎郵士卒三年未歸者

正言不過一二而瓜敦熠燿鸛垤鹿埸娓娓言六漢樂府猶得此法如上留田之瓜蔕是也

鳴雁【王云】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云云主人謂建封公在徐不得志見於書與詩者如此按十五年秋欲去而被留以職事然去志已決明年夏即去徐居洛不待秋矣

嗷嗷鳴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舟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淩風一舉君謂何

嗷嗷【詩鴻雁章】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鳴雁【詩】雝雝鳴雁窮秋【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秋南春北【管子】桓公曰鴻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風霜【鮑照代鳴雁行】辛苦風霜亦何

為稻粱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上君園池啄君稻粱劉峻廣絕交論分雁鶩之稻粱毛羽摧落古樂府豔歌何嘗行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徘徊蘇武詩黃鵠一遠别千里顧徘徊反顧屈原遠遊乘閒維以反顧羣侶豔歌何嘗行躊躇顧羣侶洲渚屈原九章望大河之洲渚網羅鮑照空城雀詩飛畏網羅凌風楚國策奮其六翮而凌清風一舉史記留侯世家上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鸑鷟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鸑鷟吟示歐陽詹洪云詹集有答韓十八鸑鷟吟新唐書歐陽詹傳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按公為歐陽生哀辭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將舉余為博士不果上

駑駘音臺誠齷齪音渥促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

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絶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邱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言天外事茫一作恍或作荒方云詹集作慌古慌與茫通惚使人愁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

駑駘〔宋玉九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相馬經〕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齟齬〔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豈持委瑣齷齪一斗水莊子外物篇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一束芻詩白駒生芻一

束騏驥屈原卜居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絕域李陵答蘇武書出征絕域匹儔古樂

府傷歌行悲聲命儔匹市門齊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

言古今注闤市垣也闠市門也嵩邱潘岳懷舊賦前瞻太室旁眺嵩邱玉山禾西山經玉山是西王

母所居也又海內西經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注木禾穀類也醴泉記禮運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白虎通醴泉者美泉狀如醴穆天子史記秦本紀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騮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

歸裴駰曰郭璞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邱見西王母王良韓子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張

晏曰王良郵無卹也造父屈原九章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

繆王以趙城封造父挾輈左傳頻考叔挾輈以走杜預曰輈車轅也天外事楊雄羽獵賦木仆山還漫

若天外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也坐見天地之

外宇茫惚（司馬相如上林賦）茫茫恍忽（淮南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怳忽（宋子曰）古書如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通塞（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垂頭（鹽鐵論）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同心（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商聲謳（莊子讓王篇）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我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按其注藍關詩謬引此詩以作証佐於第十卷中既嘗辨之矣此詩更與藍關之事無涉探妙知天工者不過如星士之言故云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也詞淺意陋或非公作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韓滂墓志云滂祖諱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會後未仕而死有二子曰湘滂按祭十二郎文云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十二郎即老成也取孥之行在十四年至十六年春則三年不見矣我徂京師不遠其還謂朝正畢即歸也此乃自京寄懷之作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音鄒三年不見今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東流（蔡琰胡笳十八拍）河水東流兮心是思（十六國春秋隴上壯士歌）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陬（說文）陬阪隅也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緡音民魚於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東注（詩有聲）豐水東注 浦（廣韻）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采蕨（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緡魚（詩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六韜）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綢餌芳則庸魚食之 我徂京師（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歸彭城（王云）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余爲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則明年自京歸徐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

中旱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生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音咸綏）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音羲）歸來戎馬閒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閼輙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

兵動（〔新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三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九月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吳少誠十二月諸道兵潰於小溵河）討謨者誰子

〔詩抑〕訏謨定命〔新唐書宰相表〕貞元十四年七月壬申趙宗儒罷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損爲門下侍郎

關中旱〔新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四年冬無雪京師饑

閭井〔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閭井有伍

不虛應〔後漢書順帝紀〕詔徵不虛必有所應

形墀〔班倢伃自悼賦〕俯視兮丹墀

刳肝瀝血〔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黑汁如浮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

葳蕤〔陸機文賦〕紛葳蕤以馺遝〔善注〕葳蕤盛貌

食芹〔列子楊朱篇〕宋有田父曰負日之暄以獻吾君里之富室告之曰昔有甘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嵇康與山濤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以疎矣

緘封〔班倢伃擣素賦〕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骨髓〔董仲舒賢良策〕藏于骨髓

高車〔古諺〕高車駟馬帶傾覆

周行〔左傳〕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俊異〔任昉求薦士詔〕思求俊異協贊雍熙

瑕疵〔左傳〕楚文王謂鄭申侯曰惟吾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瑕疵也

去毛皮

〔左傳〕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戲〔法言〕戲可抵乎〔注〕戲鋒陳也戎馬〔左傳〕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

羇雌〔枚乘七發〕暮則羇雌迷鳥宿焉〔善注〕羇無偶也酩酊〔晉書山簡傳〕山簡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幽懷 按此詩編年無可明据但以我歌君子行揣之或朝正歸徐春閒所作觀其上張僕射書辨最入夜歸之不可則於其幕僚有不相合者故感春鳥和鳴而自酌自吟歎人之不如鳥也題曰幽懷蓋有不可明言者歟

幽懷不能寫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尺僞切蕩人心鬧闠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豈無一罇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視古猶視今

江潯〔淮南原道訓江潯海裔 枚乘七發弭節乎江潯〕士女〔詩溱洧維士與女 宋玉招魂士女雜坐〕蕩人心〔枚乘七發陶陽氣蕩春心〕閒關〔詩車舝閒關車之舝兮 水經注時禽異羽翔集閒關〕自吟〔顏氏家訓文章篇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時易失〔漢書蒯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君子行〔按古樂府有君子行〕古猶視今〔莊子知北遊篇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古猶今也〕

贈鄭兵曹〔云鄭或以爲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鐏酒相逢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按舊唐書張建封傳十六年五月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軍亂殺通誠此詩作於將去之時故有戢鱗委翅之語見機可謂早矣凡人歷官不一兵曹祠部互見未足爲疑也〕

鐏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鐏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

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壯夫曲禮三十日壯法言壯夫不爲也按公去徐時年三十三前十年在京師蓋嘗與鄭往還也戢鱗屈原九章焉戢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賢俊顏氏家訓勉學篇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遑遑列子楊朱篇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杯行王粲詩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